

人间

## 雪

包化昊

快到元旦了，济南还是没有下雪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济南这座城市如果是个人，绝对是天蝎座，极端到死。比起夏天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，济南的冬天似乎更难熬。寒风不刺骨，冷气不袭人，但就是冷得让人难受。

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，冬天一定是要伴着大雪的。度过一个没有雪的冬天，就像吃了顿没有麻汁的火锅一样不完整。我来济南的第二年，下过一场雪。好不容易落到地面上积了薄薄的一层，几个男生就兴奋地在各个宿舍间嚷嚷：“走啊！打雪仗去啊！”我想笑又怕笑了不好看，但确实搞笑，我想起了大学那个可爱的班长第一次吃泡芙时的样子——“哎呦哎呦！还有馅儿？奶馅儿的！”后来每次有人在他面前吃泡芙，他都会善意地提醒人家一句：“小心点儿！这玩意儿有馅儿！”

从小到大这二十几年里，光报纸和电视里说的“烟台百年一遇的大雪”就让我碰见过三回。如果把遇见大雪的运气放到生活里，我会比现在好过许多，但我仅存的关于雪的回忆里，只有两场雪让我记忆深刻。要说这两场雪，就不得不提我小时候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——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。当时我爸不知道从哪儿弄了盘刀郎的磁带，天天在他办公室的录音机里放。人家那时候在学校里都哼SHE，哼周杰伦，我天天哼刀郎。就因为这首歌，我小时候对下雪这件事实在是没什么好感。一是烟台每年都有雪，没什么特别的；二是这首歌太邪了，以至于后来只要一下雪，我就能想起这首歌。再好听的歌你听多了也想吐，不信你把它换成手机铃声试试。多年以后我依旧对这首歌耿耿于怀，还有个问题我也一直没弄明白——那辆二路汽车到底是怎么上的八楼？

我第一次真正喜欢下雪是初二那年。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，而且一连下了好几天。其实，我平时上学是不坐公交车的，因为只有一站路的距离，但只要下雪，我就坐公交车。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，竟然觉得坐公交车比走路安全。公交车到学校门口是个大下坡，路上好多同学摔跤。基本上那时候大家都摔，你要不摔，你都不合群。有那么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干脆就滑着上学。开始是站着滑，后来干脆躺地上，后面的人使劲一推——走你！引得女生们哈哈大笑。

他们可真风光。我一直想试试，可是那时候我不像现在这么豁得出去，我怕滑的时候摔个狗吃屎，其他同学笑话我。虽说是初二的小孩子，已经很好面子了，并且情窦初开了。我和许多情窦初开的小男生不一样，我情窦初开不是因为喜欢某个女生。我喜欢了好几个——虽说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们当时的样子和名字，但是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我遇见她们时的情景。

烟台二中学校正门口是个三岔路，左边就是那个通往毓西路的大上坡，中间的路直直地通往毓璜顶小学，右边是个大下坡到西南河。我当时就在中间那条路上，准确地说，是中间那条路正中的绿化带上。绿化带上栽着一排树，还有一排路灯。昏黄的路灯下，雪一簇一簇地落，抬起头，如果睁着眼，雪花会落到眼睛里。

天空暗暗的，地上的积雪是白色的，路灯光黄色的，照到雪上映出了橘黄色的光。我突然觉得——冬天也可以这么温暖。那年最火的歌是周杰伦的《发如雪》。所有人都在唱，我最后都不用戴耳机听了，脑袋里一直单曲循环，别人管这种现象叫余音绕梁，我觉得这就是阴魂不散。

我那天就是一边哼着“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邀明月让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”一边用脚踹树。树枝上的积雪会被我踹下来，像瀑布。我觉得又好看又好玩儿，我踹了一路。而且一定要在唱“邀明月”那句的时候踹，那句调高，踹的时候得使大劲儿。

“哇！你看，你看，好好看！”我回头，看到几个女生在饶有兴致地看我踹树，在橘黄色的灯光映照下，雪花纷飞里的她们可真漂亮。她们的眼睛真亮，像南山公园里清澈的湖。一定是抬头的时候有雪花掉了进去。她们的惊叹给了我动力，我踹得更认真了。只不过不能边唱边踹了，踹树的时候容易跑调儿，万一被她们几个听见了，可就不好了。

男孩的心思你别猜。许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还会想起那个画面——昏黄的灯光、漫天的飞雪、卖力表演踹树的男孩、几个看杂耍的女孩和从树上砸下来的——瀑布雪。

那是我第一次想起——下雪真好啊！我至今依旧会想起当时出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——“明天晚上我还来”。

## 四

就打雪仗这件事，南北方的差异，不亚于豆腐脑吃甜还是吃咸的分歧。南方是“打雪”，北方是“打仗”，加起来才是中国的“雪仗文化”。南方人的打雪仗，无非就是把雪拢一拢，团成一个球，瞄准、发力、把雪球向对方身上扔过去。在这里，我作为一个北方人，就有必要给南方的同学们普及一下我们北方人的战斗方式——通常会有一个人在目标面前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方法通常是言语挑逗，在目标后方会有一到两个人慢慢接近他，然后锁住脖子，瞬间摞倒，这时在周围会“嗡”地一下出现一堆人，把他埋死。单挑就简单多了，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放倒，然后把他埋起来。

我想起前几天在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：“北方的雪仗包含了柔道、散打、自由搏击、心理战、犯罪心理学、基础国防教育学、方言四级及辩论知识，甚至还包含了暗杀、侦察能力、反侦察能力和极佳的长跑能力以及短距离爆发力——必要时还会装死和认怂。”

## 五

高一那年，我又经历了一次大雪。那些天，我和同学们基本不干别的，天天铲雪，教务处发给每个班的铲雪专用的大铲子都干断了好几把。铲得没有下得快，而且，我们也并不着急回去上课。所以，基本上所有卫生区里的铲雪工们都在给自己加班——

加班就是打雪仗。开始是跟隔壁卫生区的干，逮着单踹的，放倒了就埋，埋上还不算，还得把衣服里面都塞满。“说！一班和十三班哪个班牛！”躺地上的不说出哪个班牛，绝对走不了。天天就这么玩儿，要是赶上哪天雪下得小埋不住人了，你就看吧，整个学校里的男生都低眉耷拉眼的，怅然若失的样子，就像一场集体失恋。也不知道高一哪

个缺心眼的同学提出来，咱们一个级部得联合起来啊，咱得干高二的去啊。

青春期的男生真是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只要不看书，干什么都行，都是荷尔蒙在作祟。

几个班一合计，这事儿够威风，得抓紧提上日程，再不打，雪就停了。

几个班里的“扛把子”就去跟高二的学生下战书，人家更不含糊，本着“友谊第一，纪律第二”的原则，战书收下，整顿兵马，决一死战。两拨人在三楼的男厕所达成了战略共识——不管届时战况如何激烈，不带工具、不许翻脸。时间就定在后天上午的大课间，地点就在大操场——那儿空旷、雪多、地软——关键是打起来壮观！

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三六九等，人情世故。所以，这种事儿往往都不是班长出面，班长在同学里往往都不吃香。很可惜，我小学当了五年班长，初中两年。但我自认为在同学里还算吃得开，因为我总能跟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同学搞好关系。和学习好的聊学习，和学习不好的聊理想。因为往往学习不好的那些人理想都很远大，那些学习好的往往没什么理想——下次考试再进几名就行了。

约好的日子转眼就到了。下课铃就是我们的冲锋号，也没什么战前动员，也没个领头的，上午第二节课一下课就都嚷嚷着往操场跑，班里有几个女生也跟着去凑热闹。看着她们奔跑的背影，我不禁想起了春晚上的小品里的台词——“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！大势所趋！四个老太太都跟着跳下去了！”

## 六

阳光刺眼，大雪漫天。操场上两伙少年相对而立。他们脸上挂着戏谑、挂着猖狂、挂着兴奋、挂着冻疮、挂着高原红、挂着大鼻涕。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红棉帽少年，他说：“有种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就被人埋死了。

哪有什么战略战术，就是放开了耍。我想我那天做的最清醒的一件事，应该就是把眼镜装盒里揣进衣兜——不然非碎了不可！

许多年后我再想起那个画面，脑海里竟全是电影的慢镜头回放。我想，我们的无忧无虑和天真肆意，在那个课间塞满了整个操场，被我们扬在空中、压在身下、吃进嘴里。后来也随着那场雪，化成水、渗进土、长成草——再被新一拨的高中新生踩在脚下，然后日复一日，往复轮回。

虽然过去了很久，但那场大雪仗我却依然记得清晰。还有一个人我也永生难忘——当时上高二的这个小胖子你给我站出来，我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但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——别人顶多是埋个人、往后脖领里塞雪、往嘴里塞雪，扔雪球顶多也就团得大点儿、用手握瓷实点儿，你个王八犊子——往雪里藏砖！“笑里藏刀”听说过，“雪里藏砖”头回见。

## 七

听说烟台又下雪了。不敢刷朋友圈，怕刷到烟台的朋友们炫耀雪景。下雪就炫耀雪景，跟一到深夜就发各种美食照片是同等恶劣的行径——令人发指！索性不看，也不想。看不见雪，也就不想家了。

愿2024年的第一场雪，不要比2002年的来得更晚一些。

愿所有在外漂泊的人，都能诸事如愿！

## 诗歌卷

## 雪是送给北方的礼物

刘静

还只是初冬  
烟台已经下了数场雪  
雪是送给北方的礼物  
没有雪的冬天  
只是半个冬天

日复一日的单调里  
每个人的心  
都会在下雪天  
泛起一些小小的波澜

拉开卧室的窗帘，下雪啦  
望向办公室的窗外，下雪啦  
走在路上突然伸出手，下雪啦  
雪自顾自地飘摇  
人们不约而同地  
雀跃起来

北方的冬天，有寒冷  
也有惊喜  
雪是送给北方人的礼物

## 雪落无声

于大卫

冬夜漆黑一片  
把我送进暖融融的被窝  
暖气烘托着甜蜜的梦  
清晨一觉醒来  
拉开窗帘  
一片银白的世界  
让我洁白清纯  
雪落无声  
纷纷扬扬

静悄悄，雪花悠悠然  
仍然下着  
生怕惊动了周围的一切  
晚起的孩子在甜睡中说着梦话  
翻了身又呼呼入睡

静悄悄，雪花悠悠然  
仍然下着  
人们仿佛接受了这无声的命令  
里里外外忙碌着，没有一点声响

大雪静悄悄地覆盖着  
正在孕育希望的生命  
上班的车辆  
压出速度的车辙  
抬头望，只见脚手架里  
又高出崭新的一层